

婦女新知

Awakening



本月專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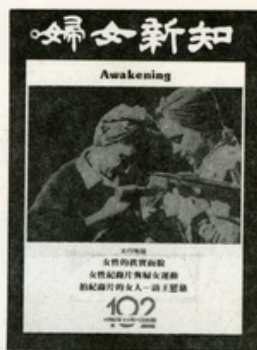
女性的真實面貌

女性紀錄片與婦女運動

拍紀錄片的女人—訪王慰慈

102

1990年11月1日出版



封面圖說 /

在《後勤女工》這部紀錄片裡，當女證人訴說她們在二次大戰期間被徵召到工廠生產線上所遭遇的性別歧視時，影片所插入的是舊宣傳片裡女工「很高興地」扮演她們的角色。

目錄

社論

讓婦運走下去

李元貞

2

讀者園地

女人不是貨

方正芬

3

本月專題

女性的真實面貌
女性紀錄片與婦女運動

邱顯忠

張娟芬譯

拍紀錄片的女人——訪王慰慈

鄭美里

12

8

4



女人與電影

從精神崩潰到彼此聯結

高平非

16

女性學

滄海桑田話女書

宮哲兵

高平非

17

女性音樂盒

女性主義與搖滾樂

何穎怡主講・劉慧君整理

20

他山之石

走出本土婦運之路

主婦聯盟

23

姐妹你和我

姐妹營之後校園女生的發展

本刊編輯部

25

給南部姐妹的一封信

陶月梅

28

活動記事

大家來參加茶會

婦女新知監事吳嘉麗

29

婦女新聞

曾惠敏

30

婦女新知一〇二期

Awakening

一九八二年二月創刊

一九九〇年十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李元貞
企畫／鄭至慧
主編／曾惠敏
美術編輯／原禾媒體藝術公司
法律顧問／尤美女・沈美真・潘正芬

發行所／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社址／台北市博愛路一巷一號二樓
電話／三三一九三六三・三三八九七三〇
傳真／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郵政劃撥／第〇五二六一八八八八號
婦女新知雜誌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誌字第二〇一一號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〇四四五八號
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承印者／鶴立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三九二六六四九
零售／每本新台幣四〇元
國內訂閱：
一般訂戶／一年四〇〇元
贊助訂戶／一年一〇〇〇元以上

國內掛號／每年另加郵資七三元
國外訂閱(航空)：
(請歐美地區訂戶將支票寄歐美地區總代理)
MRS. CHIN-SHA WANG WU(王錦華)
133 PROVIDENCE RD.
LAWRENCE, K.S. 66044
U.S.A.
TEL. 913-842-0016
一般訂戶／
香港澳門地區／一年美金三十元
亞太及太平洋地區／一年美金三十五元
歐美非地區／一年美金五十元
贊助訂戶／一年美金八十元
國外掛號／每年另加郵資美金八元
本刊文字皆有版權，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讓婦運走下去

目前台灣景氣低迷，我們必須警覺到歷年均靠募款來推展活動的婦運，今年必將倍加艱辛；然而經濟弱勢的婦女們不必意志消沈，可以用聚沙成塔的方式來伸出援手，這正是考驗我們婦女關不關心自己切身正義的時刻。

李元貞

目前台灣的經濟，已經暴露其脆弱の本質，在各種特權的投機下，產業升級未能做好，更難以支撐社會發展中的各項進步的要求，像工資的提高、環保的必須、社會福利等等。加上伊科戰爭引起石油暴漲，股市一路跌落，通貨膨脹厲害，使得人們前進的腳步保守起來，婦女團體所賴以生存的募款經濟自然會受到影響。婦女們原本就是經濟的弱勢，經濟不景氣之時，首先工作會有解雇之憂，部份主婦股票族們也因股票被套牢而心情低落，對支持婦運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從前因政治的高壓而形成抗議精神的婦運，現在面臨經濟的壓力，為着保持婦運自主性的存在，自然成員們必須努力募款以求生存，當然許多原

本的計劃也只好以優先次序來緊縮進行，不能因撐不過不景氣而將一點點累積的根基毀掉，這實在是關心婦運的人士必須自覺的問題。

再從近三年兩岸的制度比較來看，實施社會主義的大陸，因為政治專制而影響了人民生產力的提高，也造成政治上特權的貪污腐化，使人民物質生活貧窮。然而，走向政治開放及資本主義的台灣，目前卻形成經濟上大吃小的壟斷性獨裁情況，再加上原有的特權仍在投機取巧，使得台灣人民一時的物質富裕已露出許多惡質的現象，人民意識雖然高漲卻沒有充分的社會力支持下去而出現低迷的情況。社會主義的大陸因為政治專制而使民間自主性團體無法存在，台灣的資本

主義經濟走向則以經濟力量吞吃經濟弱勢的民間自主性團體。兩岸都易形成以「權」或「錢」來宰制人民的言論及需要。所以說，人民自主性團體的求存，正是這個社會是否自由、是否正義的尺標之一。

台灣社會的民間力量自七〇年代再生，婦運也自七〇年代萌芽，到了八〇年代中期之後，因政治解嚴而更加蓬勃的各種民間新興的婦女團體，在大家持續不懈的努力下，才使得台灣社會肯定了婦運，連被認為最激進，喜歡向父權體制挑戰的婦女新知，目前也不再被傳播媒體忽視或過度扭曲。然而當「女性意識」這全球第二波婦運的核心——必須以理論和實踐結合前進的婦運，尚未普及而即將普及



女人不是貨

方正芬

生根之時，卻面臨政治壓制稍減而經濟壓力猛然來襲，對我們從事婦運及支持婦運的人士來說，自是一種挑戰，端看我們如何加倍努力來渡過難關了。婦女新知繼完成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報送立法院之後，即將展開民法親屬篇的修訂，在滙集人力方面已

不成問題，成問題是經費的來源，所以婦女正義的實現，必須得到婦女們經濟的援手，而經濟弱勢的婦女們也不必意志消沈，可以聚沙成塔的方式來伸出經濟的援手，這正是考驗我們婦女們關不關心自己切身正義的一個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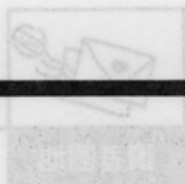
親愛的讀者，婦女新知在十二月八日有一個募款活動，我們已推出募款餐券，包括千元一張及兩千元一張兩種，希望支持婦運的讀者們慷慨解囊，讓婦女爭自由爭正義的可貴行為，永存在人類進步的歷史中！

十月三日在華視頻道的「大兵日記」裡，出現了如下的劇情：野戰教官，指著一面女人的看板，對全體官兵宣布：「誰能將這名人質自陷阱中救出，她就屬於誰。」在場者一聽到這樣的消息，莫不喜形於色！甚至有人歡喜地叫著：「那個女人胸就是胸，臀即是臀，身材棒透了，鐵定是個價錢昂貴的『上等貨』。」……「何必在乎價錢！價錢越高才更能顯示她的好！」由上述的對白，可以清楚地發現，對男性而言，女人不是「人」而是「貨品」，是一種可以金錢來估價買賣的東西。必要時，更可以作為激勵士氣、鼓舞「英雄」的獎品。為什麼我們的媒體，敢以如此荒謬的劇情，污蔑女性、歧視女性？迂腐的傳統價值觀未破除，應是主因。

傳統社會總是鼓勵男性積極主動，具冒險精神，富侵略性。真正的「男人」必須——堅強、理性而勇敢。在他們身上不可以出現軟弱、無助或被動的性格，因為，這些特質都是弱者——女人所專有的。因此，男人一旦違反這些法則，就會被周遭的人排斥。因此，壓抑情緒和不敢表現軟弱，皆成為男性的「特質」。同時，也藉著貶抑女性，強化自己的地位。所以，男人喜歡把女人物化，因為，人一旦被物化之後，就無法肯定自己。男性透過物化的方式，將女人貶抑為性的玩物，女性一旦淪為性物時，就失去了主體的身分；沒有自主的生理需求、性需求及快感，只能為男人服務，任憑他們擺佈、控制及利用。女性不被鼓勵去正視自己的需求，只是被教導去關切男人的需要與發展，成為其附庸。甚至，連自己的身體，也得依他們的標準去塑造。

女性被物化的結果，她的一切特性都被抹煞、被貶抑了。這種以男性為中心的價值觀，不但違反人性，更違背時代的潮流。對女性而言，非人歧視不僅是現今社會的普遍現象，而且深切地影響到兩性關係，造成男女間的不平等。

傳統文化對男女的區分，使得雙方都蒙受痛苦。事實上，不論男女，人皆有軟弱、無助的時候，也有情感上的需求。根據心理及社會學家們的研究發現，男人、女人的「特質」都是由後天社會文化所塑造，而非天生。所以，男性不需為強者，女人亦不必甘為弱者。女性應抵抗男性沙文主義加諸於己的壓迫，並檢視整個社會價值觀的謬誤，正視自己的特性及需要，打破固有的枷鎖。同時，男性也要反省自我，重新面對人性經驗，作真正的人！



賞景不人丈

編按：九月份新知舉辦了一系列「女性看紀錄片」的研討活動，

在美國主修紀錄片，甫回國的邱顯忠，熱心地為我們提供資料，

並對女性紀錄片的源起與發展作了一番完整的介紹，他的演講即為第一篇專題。自是，

至於女性紀錄片隨著婦運蓬勃發展後，所曾引起的爭辯，

則在本刊譯自 *Films for Women* 這本書（由英國某民間獨立電影機構出版）的導論——

「女性紀錄片與婦女運動」一文中有精采的描繪。

另外，本刊也訪問到國內唯一在學院內從事紀錄片教學的女性電影工作者王蔚慈。

希望藉由這次專題的探討，將有助於台灣女性紀錄片的催生。

專題 1

女性的真實面貌

淺談美國女性紀錄片

女性紀錄片的興起

在一九七〇年代之前，女性參與紀

錄片製作的例子非常有限。在美國，

有製作「沈默者」(The Quiet

One) 的海倫·李維 (Helen

Levitt) 和珍妮絲·洛布 (Jan-

ice Loeb)，曾與理察·李考克 (

Richard Leacock) 合作「母親節

快樂」(Happy Mother's Day

) 的喬愛絲·却布拉 (Joyce Chopra

)，以及長期和梅索斯兄弟 (May-

sles brothers) 合作的夏綠蒂·

若琳 (Charlotte Zwerin)。而

在歐洲，則有蘇俄的愛瑟·夏布 (

Esther Schub)，以及曾為希特

勒拍攝「意志的勝利」(Triumph

of the Will) 等宣傳片，在紀錄

片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蕾妮·瑞芬

上述的美國女性電影工作者，大部

份是和男性合作，較缺乏獨立的觀點

，且處理的題材多與女性無關。而歐

洲的夏布和瑞芬斯塔則會分別為西方

紀錄片做出重大貢獻。然而，即使傑

出如瑞芬斯塔，其政宣的觀點及影片

中流露的壓制的本質，却正是女性主

義哲學所欲揭露及抗爭的。

到了六〇年代末期，隨著女權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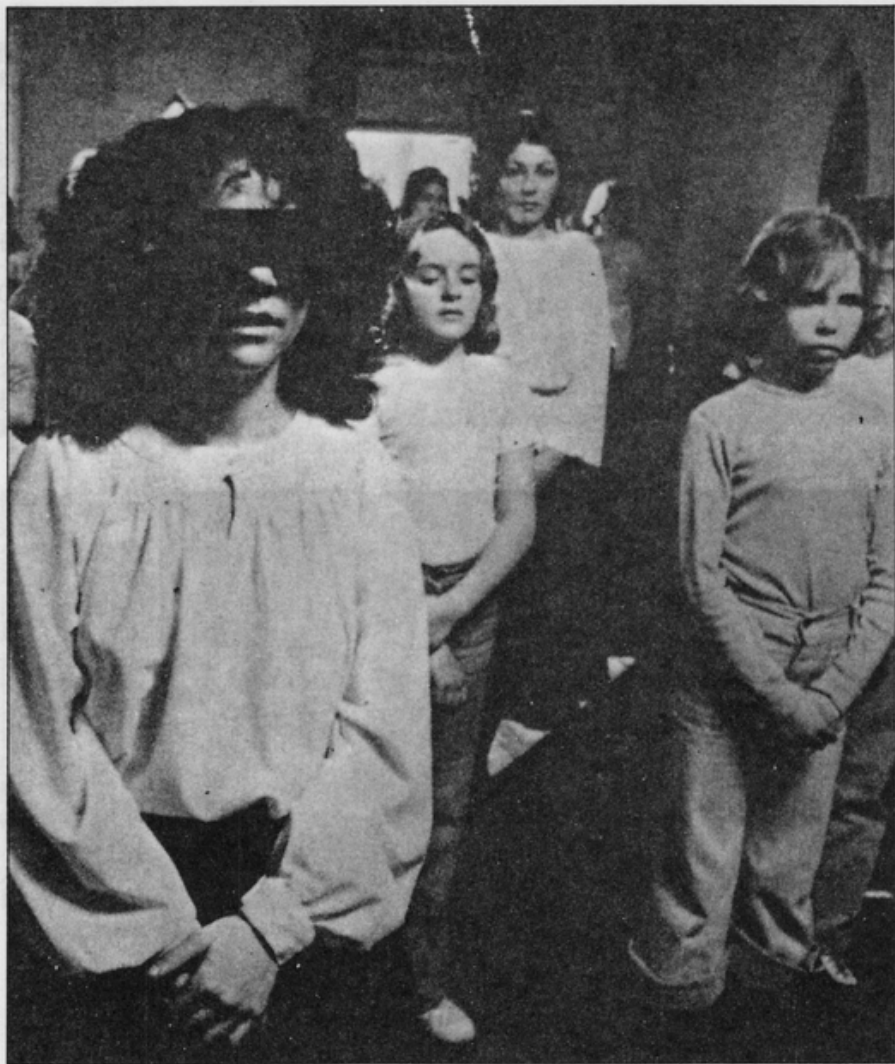
的興起和女性意識的覺醒，再加上電

邱顯忠

影器材的日益輕便，美國女性開始兵分二路進入紀錄片製作這個一向由男性主導的領域。第一股力量來自原本就從事電影工作的女性，如獨立製片者、剪接師等；另一股力量則發自女權運動內部。這些女性視電影為意識覺醒及社會改革的有效工具，並希望用它來處理長久以來一直為男性電影工作者所漠視，但對女性却具意義的題材。

一九七一年，在美國同時出現了四部重要的女性電影，分別是「三女性」(Three Lives)，是作者和三位女性的對話，包括了中年已婚的化學家、三十歲的離婚婦女，及廿一歲的女同性戀者。「女性電影」(The Woman's Film)，由勞工階級女性陳述她們所受的壓迫，和為求改變現狀所做的努力。「珍妮的珍妮」(Janie's Janie)敘述一位獨立撫養五個小孩的單親媽媽的故事。「成長女性：當六個成爲一個」(Growing up Female When Six Becomes One)，以六位年齡從四歲到卅五歲的女性爲對象，探討女性社會化的過程。這些由女性自己拍攝的紀錄片，使得女性及其議題得以由新的角度被看待，同時也爲往後的女性紀錄片提供了多樣性的發展方向。

《失聲呼叫》在探討強暴的事實，並對性別歧視和身體不適當的支使發出沈痛的吶喊。



女性主義批評家茱莉亞·林賽奇 (Julia Lesage) 曾指出，初期女性紀錄片工作者的作法，就是很直接了當地在銀幕上呈現女性生活、思想的細節，以及她們在工作上或權利爭取上的成功或挫敗，而這些訊息絕大

部份是由女性現身說法，面對鏡頭直接陳述的。在一部又一部的影片中，觀眾看到女性將自身的經驗、感覺娓娓道來。在這兒，我們幾乎完全聽不到全知的、權威式的旁白（尤其是男性旁白！），有的只是完完全全屬於

女性自己的聲音，這對於女性銀幕形象的呈現是很大的突破。另一方面，由於女性在銀幕上被真實地呈現，使得女性觀眾對於影片中的角色及其處境得以產生相當程度的認同。因此，即使影片所陳述的只是某些特定女性的故事，但却可以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觀眾者／本文的關係，而使銀幕上呈現的經驗得以普遍化。

女性肖像紀錄片 (Film Portrait)

隨著「三女性」和「珍妮的珍妮」所走出的方向，自一九七一年起以至於八〇年代中期，在美國出現了大量的女性肖像紀錄片，足以自成一個次類型。這些作品初始時多以公眾所熟悉的、女性為對象，檢視女性在歷史、政治、藝術、科學等方面所作的貢獻，之後，也逐漸將對象延伸至不為人知的尋常女性。其中的代表作有「安姬拉·戴維斯：一位革命家的肖像」(Angela Davis: Portrait of a Revolutionary, 一九七一年)。「安東妮雅·一位女性的肖像」(Antonia: A Portrait of the Woman, 一九七四年)。「伊莉莎白·史瓦杜斯」(Elizabeth Swados: The Girl with the Incredible Feeling, 一九七七年)

以及「你在那兒找到那女人」(Where Did You Get That Woman)。

另外，有不少女性電影工作者以電影媒體來檢視自己的生活及人際關係，取代了傳統的日記、散文、小說等形式，可說是自傳式的紀錄片。較重要的作品有喬愛絲·却布拉與克勞蒂雅·威爾(Claudia Weill)合作的「三十四歲的喬愛絲」(Joyce at 34, 一九七二年)，蜜莉安·韋恩斯坦(Miriam Weinstein)的「和彼得住在一起」(Living with Peter, 一九七三年)，以及愛默莉·羅絲却德(Emalie Rothschild)的「娜娜·媽媽與我」(Nana, Mom and Me, 一九七四年)。

女性歷史紀錄片

在女性肖像紀錄片發展的同時，另有一批影片則循著「成長女性：當六個成爲一個」和「女性電影」的方向，紀錄女性的歷史。這類影片不同於女性肖像紀錄片之處，在於它們多半以歷史事件爲主題，採取分析性的形式或出之以歷史的觀點來製作。最早的例子之一是由海琳娜·索柏賴德(Helena Solberg-Ladd)於一九七四年所完成的「浮現的女人」(The Emerging Woman)。這部

影片混合運用了版畫、照片、新聞影片及檔案影片紀錄了女性爭取平等的奮鬥歷程，並突顯了某些特定女性在其中的成就。這樣的形式，成了往後許多同類影片的基本模式。而其中最著名的應是由康妮·菲爾德(Connie Field)所執導的「後勤女工」(The Life and Times of Rosie the Riveter, 一九八〇年)。這部影片巧妙地交叉運用口述歷



《後勤女工》

史及海報、新聞影片、宣傳片等資料，不僅清楚地呈現了數以千萬計的美國女性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投入後勤生產線的經驗，也批判了政府宣傳機器表面上頌揚女性勞工，實則剝削、利用的本質。除「後勤女工」外，「曾祖母」(Great Grandmother, 一九七六年)、「工會女子」(Union Maids, 一九七六年)及「舉起嬰兒與旗幟」(With Babies and Banners, 一九七八年)也是重要的女性歷史紀錄片。

女性議題紀錄片

女性議題電影是女性紀錄片的另一個大方向，這類影片所涵蓋的議題極廣，包括了女性的工作、離婚、生產、自衛、強暴問題、組織等。雖然影片形式各有不同，但這些作品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在這些與女性切身相關的議題上提供必要的資訊。在當時都會發揮某種程度的影響力，甚至使影片訴求的話題成爲注目的焦點。比較重要的作品包括：「自我健康」(Self-Health, 一九七四年)、「這是一部有關強暴的電影」(This Film Is About Rape, 一九七八年)、「愛·榮譽與服從」(Love, Honor and Obey, 1

《工會女子》紀錄一九三〇年代三個女工建立工會時，所受到火等人對待的種種艱辛。



九八一年)、「最後一個知道」(Last to Know, 一九八一年)以及「色情電影」(Rated X, 一九八六年)等。

女性實驗紀錄片

雖然女性紀錄片在七〇年代初興起後已漸成風潮，且不乏傑出作品，但仍引起不少女性主義批評家的質疑。宋雅·米雪兒(Sonya Michel)就曾指出，女性紀錄片中口述歷史的大量運用，固然可以提供豐富的資訊，但另一方面，口述者對歷史事件的

回溯或詮釋也可能是片面的、零碎的，有時候甚至會有意無意地誤導。而茉莉亞·林賽奇則認爲，女權運動既然出之於對既有體制的抗爭，女性紀錄片不妨以更顛覆性的形式對現狀挑戰，並以新的方式去呈現女性的身體、聲音和處境等。基於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及反省，有部份女性電影工作者便開始實驗新的形式、技法，試圖打破紀錄片、劇情片和實驗片之間的界限。例如「不是一幅美麗的畫面」(Not a Pretty Picture, 一九七四年)，以演員重新演出一樁發生在高中校園內的強暴事件，接著由導演討論這場戲的拍攝，以及在演員身上引發的情緒反應。另一部有關強暴的加拿大影片「失聲呼叫」(A Scream from Silence, 一九七九年)，除了事件重建的戲劇場景之外，還加上了導演與剪接師討論如何在剝削女性的前提下呈現事件，以及在越戰、二次世界大戰、非洲，女性遭受不同形式性迫害的紀錄片段。片尾是一場法庭審判的想像戲，男人因古來即有的強暴罪行而遭受審判。其他較重要的女性實驗紀錄片有：「女兒萊特」(Daughter Rite, 一九七九年)、「襯衫之歌」(Song of the Shirt, 一九七九

年)·及「你所視為當然的」(What You Take for Granted, 九八三年)等。

期待台灣女性紀錄片的興起

專題2

女性紀錄片與婦女運動

關於女性紀錄片形式上的一些爭辯

張娟芬譯

用影片來呈現「真相」女性的被壓迫經驗

六〇年代末及七〇年代初,「新女性主義拍攝的首批影片是紀錄片(documentaries),這種影片製作的方式經過七〇年代的持續發展,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知名的女性主義影片,如:「後勤女工」(The Life and Times of Rosie the Riveter)和「色情行業」(Not a Love Story)。在女性主義陣營內,有許多關於製作紀錄片的意涵及政治性的論辯。這本文選

從八〇年代中期開始,臺灣紀錄片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有多樣性的發展,也出現不少重要的作品,如「殺戮戰場的邊緣」(李道明)、「家庭電影」(高重黎),和「月亮的小孩」

(吳烽)等,但女性紀錄片却極為少見。據聞已有一群喜愛電影的女性計劃投入女性紀錄片的研究和製作,我們期待這會是一個起點。

正試圖指出其中的重點。

關於紀錄片,最為人熟知且相信的一點是:它顯示真相。事實上,紀錄片最常用的定義也許是:透過它所呈現的面向及所遵循的某些特殊傳統(如使用高感光度的影片,或冠以標明時間地點的標題),將給讀者一種印象,即:螢幕上的主角與事件,在影片之外已經獨立而真實的存在了。這意味著紀錄片便是顯示確有其事的影片。影片因為具備聲音及動作,所以通常被視為呈現真相的最佳媒介,也正是這一點強烈的吸引了七〇年

代早期的女性主義者。如女性主義批評家茱莉亞·林賽奇(Julia Lesage)所言,女性主義者最初是用影片來呈現女性經驗的——特別是被壓迫的經驗。或如格蘭希(Gledhill)所說:婦運的首要關注乃是單純的讓影像中的女人在我們看來像個女人。

第一個獨立的女性製片團體是握著攝影機,然後去和女性談論他們的生活與經驗的。

格蘭希的敘述,顯示了他所曾經提過的政治性意涵——一種新的「我群」(we)的建構,屬於女人的「我

群)。當我們了解到我們因做為女人，因為此性屬群中的一員而受壓迫時，「我群」意識便把我們縛在一塊兒了。所以當格蘭希寫下：女人的影像須「在我們看來像個女人」時，「我們」是指那些拒斥既有的女性形象的女性主義者。雖然這新的「我群」正尋求為所有女性發言的可能，但他們宣稱的共同經驗卻多半由占有階級優勢與種族優勢的女性說出，同時也是為他們自己而說的。

從自覺到我群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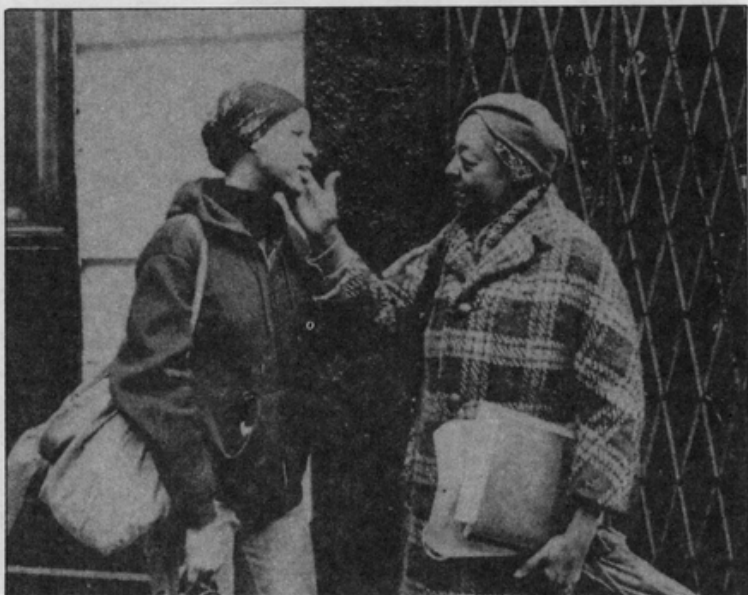
然而，正是這初始的興奮及其政治性力量，支撐了主導早期女性主義影片的「女人談說」系列紀錄片。像「芬妮的芬妮」(Fannie's Fannie, Ashur, 1971)或「隆達女人」(Women of the Rhonda, London Women's Film Group, 1972)的關注重點都在於女人的生活，以及使女性在家庭網絡中的經驗變得清晰可見(visibility)——以女性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女人談說」紀錄片都是由中產階級女性來拍勞動婦女，這可以以另一種方式理解為新女性主義的「我群」是多麼的脆弱，必須犧牲差異性，強調一體感以維護它。如茱莉亞·林賽奇所

論，早期的紀錄片最好放在婦女解放運動的自覺(consciousness-raising)實踐中來理解。兩者都試圖使女性經驗變得可見，並去分享及經歷那些先前被認為是個人的(personal)經驗，進而開始把個人的困境視為社會對女性群體的壓迫的一部份。

這裏所談到的電影均應注入女性主義製片的核心傳統——「女人談說」來理解。不過，「襯衫之歌」(The Song of the Shirt)和「女兒萊特」(Daughter Rite)都意在裂解、質疑這個傳統。「自我的健康」(Self Health)和「色情行業」則以很不同的方式在影片中呈現出「女性說著真實的經驗」，並善用電影來凝聚女性主義的「我群」，因為電影中使用的語言是由女人對女人說的。茱莉亞·林賽奇的文章便強調這種自覺製片方式的力量與政治上的重要性。魯比·瑞奇(Ruby Rich)對「色情行業」的分析則指出，這部影片視女性主義者為慈善家，其他女人則是被誤導的女人，兩者之間有施恩似的道德上的對立。

「襯衫之歌」定義自己為反紀錄片傳統的——某種程度上與「女兒萊特」相同。當時這類紀錄片的批評首次出

《席薇拉：他們跟著她的鼓跳舞》



現時，潘庫克(Pam Cook)寫道

：本地的女性主義製片一直非常依賴直接寫實主義(direct realism)的技術，來建構不同的女性主義電影語言。有了同步聲量效果，訪談的材料便占優勢，彷彿自然的從影像中散發出來。女性的受壓迫彷彿是個不證自明的「事實」，觀眾只能接受或拒絕，因為他就消費影片的觀點而言

，永遠不能參與批評與分析的過程。

這些早期的女性主義紀錄片產生的時代，正是激進電影工作者敵視「寫實主義」的時代。電影再生產宰制思想的方式（通常看來並不矛盾）主要是在形式的層次上。問題不只是電影說了什麼故事，描述了哪一型的主角，把哪些想法合法化了；而是「現實效應」（reality effect）本身被視為是意識型態上的罪犯。正因如此，寫實電影總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呈現出與激進的政治社會變革相背反的「真實」。反對寫實主義傳統最力的論述是西利瓦·哈維（Sylvie Harvey）和珍·符爾（Jane Fever）：電影最吸引女性主義製片者的部分，恰巧也就是他們認為是意識型態上的罪犯的部分。他們認為，呈顯真象，陳述事實的「紀錄」是最具欺罔性的，因為它把明明是安排好了的事情拍得好像是自然如此的，好像它與真實唯一的差別只是在真實與觀眾之間多了一架中立的、報導性的攝影機而已。只有在這個脈絡裏我們才能理解萊莉亞·林賽奇，因為他試圖為女性主義紀錄片的寫實主義形式作辯護。

觀眾參與形式的不同

珍·符爾關於「女兒萊特」的討論，也指出該片充滿了上述形式的政治爭辯，特別是紀錄片形式。「女兒萊特」看來很像「女人談說」式的影片，至少就某一部分來說是的，但它卻是寫好劇本以後用「演」的。這有沒有關係？是否如某些評論家所言，它背叛了製片者、主角和觀眾間的

信任，而這種信任始終為女性主義電影的最大特徵？或者它是揭穿了所謂「純」紀錄片的真面目，因而為「女人談說」傳統的成熟又邁進了一大步？

「襯衫之歌」雖然也展現了它自身構築的方式，並以影片和重拍的影片間產生交互作用為策略；但在許多



《未降臨的時代》片中來自不同國家的女人討論了如何進行世界性的反抗。

方面它明顯的與其他影片不同——「襯衫之歌」想直接解構女性主義紀錄片與女性主義歷史之間的策略。理解它最好的方式就是拿來與女性主義歷史電影作比較，如「舉起嬰兒與旗幟」(With Babies and Banners)、「工會女子」(Union Maids)和「後勤女工」。這些影片不用「今日」的談話而是讓婦女談及過去，並加上歷史資料(如檔案影片、照片、新聞報導等等)，這些目擊證人的證詞通常都被當做「真相」，而其他資料的功能是做為證詞的佐證、說明。其中「後勤女工」是一個創新，在這部作為歷史資料的宣傳短片裏，使用了與由婦女指證相對應的手法。然而——這種手法依然被用來襯托出那些女性為講真話的人。

「襯衫之歌」的反傳統

「襯衫之歌」不唯拒絕把個人經驗當成真相，更進一步質疑究竟有沒有可以被呈現出來的「真相」。電影中把有關19世紀女裁縫的所有資料——包括語言文字的、音樂的和視覺的，如小說、國會報告、當代卡通、歌謠——並把這些資料並列。也有很多幕是女演員扮演女裁縫，於是我們對於他們的經驗也略有所知，但這些經驗並

未較其他資料(如國會報告)更有合法性。透過這種呈現方式，這部電影對紀錄片及其歷史都提出了挑戰。電影成為賦予意義的媒介，而不只是反映。歷史也被認為是「今日」建構出來的東西，而非自過去中挖掘所得。並沒有有一個簡單明顯的敘述可以得自那些多樣並陳的資料。這部電影的困難之處也許是在於：對那些不熟悉這種歷史觀與紀錄觀的觀眾而言，這種策略太令人捉摸不透了。

「襯衫之歌」與其他影片不同之處在於它拒斥女性主義的「我群」，而這「我群」的構築正是許多女性主義紀錄片的核心目標。許多女性主義紀錄片都在「個人經驗」與「在女性群體的受壓迫中來理解個人經驗」之間，做螺旋式的前進和倒退。當這螺旋形的運動回應著女性主義的早期口號「個人即政治」的時候，女性主義的「我群」便由是建立。「襯衫之歌」並不參與這個過程，就此而言它並非一部有組織的、政治的電影。

然而，如果「襯衫之歌」以一部沒有「後設論述」(meta-discourse)——我認為這應由編輯和重拍(re-filming)中獲致——那麼它致少向觀眾要求了一種極不相同的參與形式，這與「色情行業」要求

於觀眾的便極不同。「色情行業」幾乎以各種方式冒犯了所有相關團體，因而惡名昭彰。它雖由加拿大國家電影委員會(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製作，但在加拿大卻受限僅映首場，倒是在英國得藉「藝術巡迴」而廣泛流傳。

向女性主義紀錄片提出挑戰

就像女性主義介入色情辯論一樣，這部電影也引起了一些女性主義批評。首先，這部影片以質樸的方式使用了紀錄片的架構。這部電影不易趨向反對林賽奇的那種論述，因為它以特殊的方式使用色情資料，姑且不論製造者的意圖為何，它已使這部影片擔負了「合法的」(Legit)色情電影。

最後一點也是魯比瑞奇的批評中最主要的一點，即這部電影只是在講道德故事，而未對此龐大有暴利的商業行為做出進一步的分析。這些議題橫跨了女性主義論爭的主要領域，並且它們被置於與色情影片或像「Dressed to Kill」這樣的影片的關係中。瑞奇的分析格外有用，因為他論述時非僅只是關注「色情行業」那樣的道德口氣，同時更是注意婦運內部爭論的術語。

拍紀錄片的女人——訪王慰慈

鄭美里

闖入男性絕對主導的電影這一行，
王蔚慈註定要為做個傳統女人還是發展自我而掙扎；
然而她走上這條路却無怨無悔……

王慰慈，任教於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是目前學院內唯一教授紀錄片製作的女老師，也是國內少數從事紀錄片工作的女性之一。嬌小的身形、平易近人的個性，一談起紀錄片，她的眼神閃閃發亮，那股熱情、認真的勁兒，深深感動了我。

我闖入了電影的領域
誠如訪問過程中，她數次以「我無法完全脫離傳統，又想從傳統中走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來描述自己，因此儘管她將老師的話——身為女性，如果要走電影這一行，第一不要結婚，第二不要生子——謹記在心，卻仍然走進婚姻，並且身為人母。種種隨之而來的角色束縛不了她追求的熱情，在這個男性絕對主導的紀錄片／電影製作環境中，憑著女人堅毅、善

於溝通的特質，她終於辛苦地走出一條路。
女性經驗、女性從事紀錄片工作的挑戰，以及女性特質對拍紀錄片的影響：構成這篇訪問的主要內容。
怎麼會開始跟紀錄片發生關係？王慰慈這樣談起了她的歷史：
「我原本就讀專科，學的是銀行管理，畢業到銀行工作三年之後，我開始思考自己是不是要過這樣的生活？工作期間我也試著再讀書，並在這時認識了我先生，受他影響，對文學、戲劇、電影感到興趣。他一直覺得我有潛能，但我沒有自信、否定自己，後來考插大，進入文化大學戲劇系，使我獲得觀念上的發展，並且建立了理論基礎，更重要的是我感受到電影工作者的精神，讓我產生一種繼續追求下去的渴望。」

「大四那年我跟我先生結婚了，我先生出國讀書，第二年我以配偶身份來到美國。由於我們沒有家庭的經濟支援，因此頭兩年我打黑工，供他讀書，並旁聽很多課程，因為興趣廣泛，當時我還在茫然追索中，另一方面許多外在壓力使我覺得沒有條件念下去。」

為女性角色網綁的痛苦
「兩年後，我終於如願以償進入 UCLA 大學，除了紀錄片，也修習劇情片。在 UCLA 的頭一年是我學習的巔峯，不幸的是這時候我懷孕了。我被迫面臨抉擇，我究竟該走自己的路，或走傳統給予我的路？原先我決定墮胎，但是由於我受孕困難，在先生及母親的勸阻下，我生下孩子，休學了半年，並且照樣繼續打工。」

「回想上課期間，功課繁重到沒有任何同學敢打工，只有我，每天睡三小時，這樣的情形我都能接受，反倒是當了媽媽之後，整個生活型態改變，給我的刺激很大。深切感受到當我想要追求理想，卻被女性角色網綁，必須待在家裡的那種痛苦。此外，當了媽媽之後，我先生也將我界定在媽媽的角色，而忽略了我是學生，是拍片的人，有繼續創作的渴望。在DCFA的後四年，我一直在掙扎，我究竟該為理想或為家庭？從中我體會到女性要走這條路其阻礙比男性多得多，因為社會沒有給我們充分的條件，即使是單身女性幹這一行也要比男性辛苦，更不必說同時要扮好傳統女性角色，兼顧家庭的女人了！」

「這些年來，我一直像在打游擊戰，接case、搶據點，我不知道自己能走多遠，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但我知道只要給我機會，我一定會做的很好，這可能也是大多數女人的情形。」

女人拍攝的題材是多樣的

介紹完她自己，我們進入訪問的正題，首先我問她為什麼會選擇紀錄片為表現的工具，她說：「我對紀錄片感興趣是因為它能掌握真實，而真實

王蔚慈(右)在攝影棚上課情形。



中又能將我過去所學的戲劇加進去，使它更加豐富。我一直跟學生們講，紀錄片不是戲嗎？事實上我們生活的每一片刻都是戲，戲只是生活片刻的截取，而紀錄片要感動人，就是要抓住真實，具體來講，就是要抓住其中

戲的成分。這種真實是沒有經過設計，原本就存在那兒的。」

接著她比較男女拍紀錄片，在題材選擇上的不同，並以在美國求學五年的經驗為例，她說：「用題材來劃分比較難，但基本上女人不見得只對愛

情感興趣，那是傳統加諸女性的偏見，事實上女人是多樣的，拍攝題材也是豐富多變的，一般來講跟自己的生活領域比較接近，因為女性的創作往往是從自己的生命或生活經驗出發，呈現方式比較細膩婉轉，雖然手法不一定尖銳，但切入問題時觀察力深入，這些特質不論是在劇情片的鋪排、或紀錄片的觀察，甚至在剪接上都同樣可以看到。而男性往往找比較大的主題切入，比較尖銳。」

至於創作形式，她認為紀錄片不論是寫實或設計，重要的是不受形式的限制，「我常告訴學生，創作的時候要感到很自由，覺得該怎麼拍就怎麼拍，不必顧慮形式會不會有問題，這樣拍出來的作品就是好的作品，是自己的作品。」

在男性主導的影像創作世界裡，我問起有沒有什麼女性典範影響她？

「有！」她回答。

「我受她們影響很大，特別是在 UCLA 時，她們讓我感覺比較中性，不像在台灣，好像因為我是女孩子就應該在銀行上班似的。我在那裡享受較大的創作空間，不會受到異性的壓力，但這是指學校裡的情形，據我所知在社會上，女性的紀錄片工作者，處境仍頗艱難，常會有申請不到經

費的問題。」

特別鼓勵女學生

「同樣身為女性，是否會特別鼓勵女學生？」我問。

「我一直讓她們覺得這一行可以走，但希望她們了解以後她們要面臨的挑戰，這需要被教導，應該要讓她們認清社會沒有給我們好的條件，想走這行會比較辛苦。」

「如果現在有一男一女能力一樣好，你可以選擇的話，會不會比較喜歡女的工作夥伴？」我好奇的問。

「會！」她的臉亮了一下。

「我會選擇女的工作夥伴，這也是最早我很想去銘傳教書的緣故，我相

信自己絕對可以給她們的一定比男老師多。至於為什麼會喜歡女的工作夥伴，是根據我的生活經驗，我覺得女生比較能溝通，天生具有一點就通的能力，而且女生最用心，工作最賣力，工作能力強，如果社會給我們平等的機會，我們做的一定不輸男生。我不是前衛的女人，仍然有這種感覺。」

溝通是與男性合作的利器

然而現實上，目前從事影像工作的女性仍是少數，我問起與男性合作，例如，女導演與男攝影師的組合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是會有些問題，但主要在溝通，我不贊成把很多問題歸咎到性別上，那不是必然的。從跟男性合作的經驗中，我深切感到『溝通』是我們唯一的利器，讓別人了解我們，不要第一眼就用性別來界定我們，而我們也不要把種種障礙掛在嘴上。」

最後我問她最關心什麼，以及以後可能拍攝的議題。

「就一個電影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創作，沒有創作就死了，必須從創作中獲取養分，我希望不斷創作下去，至於題材則未特別設定，我不願被定型。」

會不會考慮拍攝與女性相關的題材





婦女新知義賣茶會

這將是一場別開生面的義賣茶會，有朱宗慶打擊樂及漢霖說唱藝術熱情演出，另外更有貴賓王淑英、柏楊、馬英九、張博雅、陸蓉之、葉樹姍等名人共襄盛舉，現在，就只欠缺您的加入，12月8日，盼望現場有您……

時間：12月8日下午1:30~5:00

地點：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經國紀念堂



「會。原本今年回國前，有人跟我提了一個介紹台灣婦運的拍片計劃，雖然對這個領域不十分熟悉，也沒有很熱衷去碰它，但我非常興奮，很期待這個計劃能實現。我離開台灣已有一段時間，對婦運的情形不很了解，但在美國我看過很多與婦運有關的片子，十分激賞，希望自己也去做。」

事實上，有關女人的題材我都很有興趣。很奇怪，我會跟我先生說，如果我沒結婚，很可能會是同性戀，我覺得女孩天生有很多氣質是優於男性的，女人有種可以讓男人不斷探索，了解下去的特質。」

結束訪問，王慰慈馬上又起身為她的下一部片子去採訪別人，我則沈醉在對女人生命力的讚嘆中。我想，女

性拍紀錄片的意義是多重的，首先是女人進入了一個傳統由男性獨擅的場域，並且掌握影像工具，以女人的觀點，為女性的歷史補白……儘管王慰慈不標榜女性主義，但她從生活中體會到的女人經驗、感受，卻足以撼動其他女人的心靈。



從精神崩潰到彼此聯結

「瀕臨精神崩潰的女人」觀後感

高平非

這是個男人有外遇的故事，但不同於一般以男人為主體的外遇電影情節：男人和妻子的不和，男人和情婦的浪漫愛情、妻子和情婦的爭風吃醋等等樣板劇情；這部電影一反常態的由面臨男人外遇的女人為主體，發展出一連串尋找男人過程中的種種荒謬事件。

一個電視女演員發現她的男人有了別的女人並離開了她。她在焦慮和期待挽回的心情之下，不斷的打電話尋找這個男人，但她（以及觀眾）總是只聽到男人的電話錄音聲，却一直無法接到男人的電話或找到他，這使得她幾近瘋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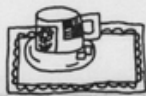
她其實也是男人的情婦，於是她猜測男人應該是回到——他妻子身邊。因此三角關係——妻子——男人——情婦——之間的權力位置似乎改變了，以前她佔上風，現在他妻子佔了上風。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在其他荒謬的情節穿插

中——她的小女友被恐怖份子騙了之後來向她求救；她男人的兒子帶著仍是處女的女友來租房子；警察來她的房子調查恐怖分子——我們和她一起發現了第三個女人的存在。同時新的三角關係出現了：她（前任情婦）——男人——現任情婦。這時她複製了男人妻子的角色位置：由「擁有」男人到「失去」男人。

女演員的情緒愈來愈不能控制了，在她似乎快崩潰時，男人的妻子出現；她才是一個真正瘋狂的精神病患，並且她比女演員更急切的要找到她的男人。劇的張力便由女演員的瀕臨崩潰轉移到男人妻子的瘋狂。她取走警察的槍，挾持機車騎士載她到機場殺她先生；女演員則跟去要拯救這個男人，電影最高潮便是在機場大廳她們看見男人和情婦一幕，妻子要殺男人，女演員則救了牠。

這部電影基本上描述了異性戀愛情

關係的生產與瓦解。當二組三角關係重疊時，我們發現：妻子——情婦（妻子）——情婦的延續關係；透過男人的不斷移情別戀，女人之間便不斷為了維護愛情而競爭、對立。這種異性戀的愛情是由男人操控的，女人則在被動位置上極難逃脫，唯有掌握了操控權才可能從這個關係中跳出。在機場一幕，這二個女人——二個失去男人的女人——以操控男人生命的方法（一個結束他的生命，一個拯救他的生命），儀式性地結束、瓦解了存在於男人和他們自己之間的愛情關係。男人的妻子在開槍之後清楚地告訴警察：「帶我回精神病院」，表示了她意識清楚，自覺自己在做的事。女演員的不斷尋找男人的過程，在這裏也有了清楚的意義；她其實是在尋找自己的愛情，也可說是在尋找解決這個愛情的方法。當在機場終於見到男人並拯救他的同時，她的愛情已獲得解脫——她



一九五八年前後，一位湖南省江永縣的婦女到了北京，她說的話北京人聽不懂，她寫的字北京人看不懂，人們只好請公安局幫助她。不久以後，北京市公安局的職員拿着一張寫着女書的紙，走進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大樓，請文字學專家、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周有光先生辨認。這是女

沒有人認識女書

宮哲兵是中南民族學院南方問題研究所主任，他於一九八二年起尋訪研究女書；本文是新聞即將出版的女書的導論，在此摘錄部分精華與讀者共享。

滄海桑田話女書

宮哲兵

不需要這個男人。

而在這個認清愛情遊戲的過程當中，我們看到了女人連線的可能與希望。妻子取得手槍後，並未向女演員開槍，且並不意圖殺死第二個情敵——女律師，而是把槍口指向男人。這意味

著當女人體認到自身的劣勢地位時，女人和女人間的對立便可轉化為結盟。然後男人帶著新女友繼續他的旅遊計畫，他的愛情雖然保住，但永遠要面對隨時會爆發的危機。

電影結尾則是女演員離開機場回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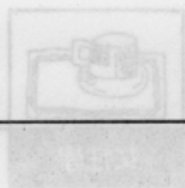
家中，和誤吃安眠藥醒來的男人兒子的女友進行了一段頗有趣的對話，最後影片結束於這二個女人的笑臉上，這裏表達的應是女人的自信與希望。（本文初稿將登於民衆日報）

書第一次進入中國大陸的文化中心——北京，進入文字研究單位，進入著名學者的視野。遺憾的是沒有引起重視。當周有光先生經過仔細辨識而回答說不認識後，公安局的職員拿回寫有女書的紙就告辭了。二十八年以後，周有光先生寫信給筆者，其中涉及女書發現過程的內容如下：

「1. 我在一九五六年調來北京。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前後，公安局送來一張紙，說是有一個婦女，一人來到北京，說話沒有人懂；她寫了一張字，沒人認識；問我是否認識，我說不認識。公安局就把這張字拿回去了。」

原來是湖南江永婦女字

「2. 大約在一九六一年左右，有人拿一份寫了字的材料，記不清是一幅布還是幾張紙，給我看。這材料是當時文改會辦公室間接拿來的，我好像沒有見到送材料的來人。材料上寫著幾個漢字：『江永婦女字』。顯然這是研究婦女字的人加寫上去的。這材料留在文改會若干天，我同幾位同事說過這份材料，當時認為有了地點就好辦了。但是當時不認得這些是什麼字，更重要的是，當時猜想是少數民族文字，沒有想到是漢語的土話文字。我對這種『未知文字』感興趣，但是文改會的任務不是研究古文字和稀見文字，未能進行研究。可是江永這地名一直留在我記憶中。」



一九五九年，江永縣按上級有關部門要求，編寫了《江永縣解放十年志》。這是一份內部刻印的材料，還沒有來得及定稿就被擱置起來了，鎖在縣檔案館的文件箱裏。在這份材料裏，有關於「蚊形字」的簡單介紹和一篇摹寫的女書作品。「蚊形字」大約是這篇短文的作者根據女書的字形特點而命名的。這篇短文沒有署名，據調查，是由編輯人員根據縣文化館提供的材料編寫的。

縣文化館的這份材料是由周碩沂提供的，周碩沂一九五七年以前在縣文化館工作，反右鬥爭時，他被錯劃為右派，離開了縣文化館，回到家鄉務農。據周碩沂自述：一九五四年，他因工作關係在上江墟鄉葛草村結識了一位精通女書寫作的婦女胡池居，從她那裡得到了一些女書作品的原件。

發現卅年後才受重視

他曾將兩篇女書原件寄給湖南省博物館，但沒有引起重視。三十年以後的一九八三年，筆者在湖南省博物館裡又見到了這兩份一直沒有被解讀的女書原件。大約在一九八五年，在女書得到學術界承認和社會重視以後，湖南省博物館請周碩沂將這兩份女書解讀出來。周碩沂回憶說，他在一九

女書：是高銀仙手蹟。

五六年已整理出女書文字三百多個，本來還準備進一步收集整理女書資料，但是一九五七年以後的二十多年裡，他沒有機會接觸女書，原有女書資料也全部散失，未能如願。

一九八〇年代，周碩沂重新回到了

縣文化館，縣文化局委託他執筆編寫《江永縣文物志》這是湖南省地方志辦公室交給各縣文化局的任務。一九八二年刻印的文物志初稿中，有「蚊形字」一節，大約兩千字，是根據《江永縣解放十年志》（稿）的「蚊形

「上卷第一三五六字...」

女書字樣：...

女書字樣：...

女書字樣：...

女書字樣：...

女書字樣：...

女書字樣：...

女書字樣：...

女書字樣：...

女書字樣：...

女書字樣：...



字一節修改補充而成的。文中初步談到了女書的流行地域、使用範圍、記錄土話等特點。周碩沂在編志期間曾去江墟鄉尋找會認會寫女書的婦女，重新收集女書資料，但沒有結果。因此，他誤以為會認會寫女書的婦女已全部死亡，女書資料已不復存在。一九八二年的文物志初稿上有這樣一段話：「但由於極左路線的干擾（註：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而終止了（調查研究）。原來收集的資料，已全部失落了，僅《江永縣解放十年志（草稿）》尚錄有用八十多個異體蚊形字編寫的一首歌可資參考。至於原來流行着這種文字的地方，因為原有能認識這種文字的婦女都去世了，現在已不再有人認識它了。」

我開始尋訪女書

在周碩沂編寫《江永縣文物志》初稿的那一年，即一九八二年，筆者正在湖南省江華瑶族自治縣進行民族文化的社會調查。江華縣上游鄉的負責人黃祖藍是江永縣消江鄉白水村人，他告訴筆者，白水村一帶冇婦女字流行，他的姨娘精通女書，常和一群婦女拿著女書紙扇填唱。根據這一線索，筆者後來終於在黃祖藍的家鄉白水村找到了一份女書原件。女書寫在一

塊長約兩尺，寬約一尺的淺藍色布面上，共有大約八百多個字，內容是這份女書的主人——老年婦女何西靜一生的苦難經歷。通過詢問知道，何西靜不是這篇女書的作者，這份女書是鄰近上江墟鄉葛草村的婦女胡池居在幾十年前根據何西靜的口述寫成的。

更多的女書原件是在周碩沂的陪同下一起發現的。筆者請周碩沂擔任嚮導，在上江墟鄉進行了幾天的尋訪調查，終於根據胡池居女兒提供的線索，打聽到在上江墟鄉蒲尾村有一位能寫女書的老太太高銀仙和一位能唱女書的老太太唐寶金，她倆是結拜姐妹，平時形影不離，感情極好。高銀仙當時已八十一歲，唐寶金亦七十多歲。筆者到達蒲尾村的時候，高銀仙已在幾天前到數里外的女兒家參加外甥的結婚典禮去了。我又追到她女兒所在的浮橋頭村，終於結識了這位身體健康、性格開朗、樸實善良的老太太。老太太派孫女去蒲尾村取來三件女書。

引起國際漢藏語言學家的興趣

這三本女書，每本長約五寸，寬約三寸，由二十頁左右的黃草紙綫釘而成，書上從上而下，自右向左地寫滿了奇特的文字。高銀仙說，這三個本

子的書名分別叫《梁山伯與祝英台》、《三姑記》、《蕭氏女》，她家裡還有幾本女書是婦女之間的通信，一般不給外人看，尤其不給男人看。高銀仙一邊讀女書，一邊講女書的來歷、用途、流行範圍以及她的結拜姐妹情況。通過幾天的調查訪問，筆者確信女書不是宗教巫術中的符咒，也不是某些漢語方言區流行的俗字、簡化字，而是一種比較系統的文字，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但是，目前認識、使用這種文字的婦女已極少，而且年歲極高。搶救和研究這種文字，顯然是非常緊迫的任務。

一九八三年，《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第三期發表了筆者撰寫的《關於一種特殊文字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對女書的性質、結構、功能、使用、傳授，對當地語言、文化、民族、民俗等提供了調查資料，提出了初步的看法。關於女書的性質，調查報告認為是一種記錄當地土話的單音節表音文字。關於女書的歷史淵源，文中沒有下結論，但認為可能在歷史上與瑶族有某種關聯。

大約一九八三年五月至七月，中南民族學院副院長，著名語言學家嚴學軍教授與宮哲兵合作，撰寫了《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油印件）一



本文是何穎怡在姐妹營上的演講，分上下二期刊登，本期續登未完部分，主要談的是八〇年代女歌手的突破。

女性主義與搖滾樂

文，提交給在美國召開的第十六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引起了國際漢藏語言學家們極大的興趣。例如這次國際會議的主席，美國著名語言學家哈里·諾曼教授在給嚴學富教授的信上寫著：「這真是一個驚人的發現，我相信它將引起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的極大興趣。」

女書的搶救刻不容緩

一九八三年九月，筆者與謝治民、周碩沂三人在江永縣收集了十幾本女書原件。這些女書，有的寫在一塊布上，有的寫在扇面上，有的寫在一塊長長的紙上，有的裝訂成書並以鑲花青布製成封面封底。從內容上看，有

的是婦女的自述、自傳，有的是婦女結拜姊妹時寫的結交書，有的是來往信件。有兩份是記錄歷史或現實的政治事件的，其中一份叫《太平天國過永明》。有三份是用女書改寫的漢字韻文，作唱本使用。這些女書總共大約有兩萬字左右，不同形體的單字大約有六百多個。女書作品絕大多數是敘事詩文體，一般為七字一句，也有五字一句的。這些女書作品已全部譯成漢文。

一九八五年九月至十月，中南民族學院組成調查隊，到江永縣調查上江墟鄉的女書。調查隊在江永縣上江墟鄉、消江鄉、黃甲嶺鄉、大遠瑤族鄉、銅山嶺農場、道縣下蔣鄉、新平鄉

的許多村莊，都找到了會寫或會唱女書的老太太，她們還收藏有大約幾萬字的幾十件女書原件。調查隊當時收集到大約十幾件女書原件，共計一萬字左右。還發現個別老太爺會認會寫部份女書，他們說是過去向自己的老伴學會的。

調查之後，調查隊成員以及有關學者撰寫了若干篇研究論文，匯編成《婦女文字和瑤族千家詞》一書，由筆者任主編，一九八六年五月由中國展望出版社出版。同年，筆者撰寫的《湖南江永上江墟的女書》發表在香港《新亞學術集刊》一九八六年第六期上。

何穎怡主講 劉慧君整理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位八〇年代非常重要的女歌手 Tracy Chapman，她代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我們首次看到一個黑人女歌手站在社會正義的角度，來探討黑人女性問題。在以女性的自覺作品中，通常是用比較

General 的角度，來探討女人共同面臨的問題，例如雙生生涯的壓力，性慾的不能自由表達等， Tracy Chapman 是第一個把黑女人的問題和以往女歌手所談的一般女人的問題畫分開來，她記錄了屬於黑女人女人的語言

蘇珊薇格清新自然的民謠詩風創作，使她成為八〇年代著名的女歌手之一。



高，而且很多是在貧窮線下。

在Tracy Chapman 描述黑人女人的首張專輯我們聽到一首很重要的歌叫Fast Car，其中描述一個女孩的家庭背景，她母親很早就離家出走，留下她和酒鬼父親，她得到超級市場作事養她父親；她以為找一個男人把她帶走就可以突破困境，結果這個男人離開她之後，她又回復到和她母親甚至她祖母那個時代所面臨的同樣問題——這個男人不養家、不回家，卻在外面喝酒。這個女人作了母親才知道她的困境和她母親、祖母是一樣的。

，奠定了她在搖滾樂史上不可動搖的重要性。

在婦女研究的範疇中，我們發現不同區域、不同信仰、不同制度下的女人所面臨的問題，都有相當大的差別。我們以美國黑人女人的家庭結構來看，未婚生子占了很大比例，所以有很多由女性家長所主導的單親家庭，通常是三代組成的，就是外祖母，媽媽和小孩。黑人男人的失業率則很

探討女性自覺

在七〇年代中期有兩條非常清楚的婦運路線被劃分出來，一條是NOW的路線，藉由立法的方式來爭取婦女平等權，另一條是女性意識成長團體的路線，後者的重要性是打破婦女在社區活動參與的孤立性，這種談話性團體，藉由團體的互動來增進對自己的了解，並建立女性的共識。在女性意識成長團體的蓬勃發展後，我們看到很多女歌手的作品探討女性自覺，如Michelle Shocked 她的重要性是在相當多的作品中反映女人的成長，以及她如何得到女性自我。

Tracy Chapman 的作品中也呈現了德州、墨西哥邊界——一些墨西哥女人的心聲，這在美國的研究勞工婦女是很大的話題，多年來墨西哥女人是美國最廉價的勞工，她們都是以偷渡的方式進入美國，她們不但工資低，而且被迫離鄉棄子，在她的作品滿忠實地反映這些問題，這些問題能進入國際發行的網絡中，主要是由於民族性音樂受到重視，連帶的這樣的歌詞也一起被吸納，伴隨著世界音樂愈來愈被重視之時，我們慢慢會在男性或女性歌手的作品中看到屬於那個民族的問題，這對唱片工業或聽者都是非常好的發展。

Michell Shocked 的成長背景

很奇特，她隨著她的軍人父親四處遷徙，後來父母離異，由母親撫養，由於家庭生活不幸福，她常離家出走，在美國、未成年少女離家出走，父母要負法律責任，她母親煩不勝煩，便以精神失常為由送進療養院治療，出來後她仍逃家，後來到加州參與激進婦運團體，包括婦女公社。她常露宿在加州街頭，現在她仍沒有房子，只有一艘船，平常就住船上。她一定要住房子外面，有時露宿街頭乞討為生有次到歐洲遭到強暴，再度精神崩潰而接受精神治療。有位精神醫師的話

對她影響很大，他說：「你並沒有瘋，You are just poor。」這個 poor 並非金錢上的，而是指生長環境，以及精神上的極度貧瘠，是整個社會制度認為她瘋了。

她後來在一個音樂節當義工，唱了一些民謠，有人把這個錄音交給英國的唱片公司發行，在英國賣得非常好，接著大公司 Polygram 要和她簽約，她只有一個條件，就是封面要用激進婦運份子參加抗議時被捕的一張照片，後來 Polygram 答應了。這張唱片非常紅，唱片公司給她一百多萬拍 MTV，但她只要四十多萬，她要求其餘要用在資助新藝人上，才肯拍 MTV。她是少數不刮腿毛、穿短褲、不化粧的女歌手，在她的整個人生過程，我們看到她走出家庭陰影，變得很大膽。她的作品大多探討人和土地的關係，是屬於敘述詩風格。少數是探討女人的心情，她以嘲諷的方式來批判中產階級女人對外型的重視，表現了相當尖銳的女性自覺。

另一位女歌手 Anna Palm 則那麼尖銳，她有一首歌叫 In Need，全面性地探討女人和男人的互動關係，她說女人是很聰明的，我們用很多小手段，我們用聰明的小手段的目的是為了吸引男人，也就是說當你自認

你很聰明，你其實很不聰明，因為你所有的價值仍是依附在另一個性別對你的肯定。這讓我想到了 Madonna 在八〇年代的角色及她所散發的訊息，我相信有那麼多女人喜歡她，基本上她相當程度反應了某些女性心理的機轉。若是崇拜她的都是男人，那我們可以理解她是另一個瑪麗蓮夢露，但她有不少少女崇拜者，所以她可能是用一個非常強硬手段證明她可以操控男人，用外貌、強烈的 body language 一些驚世駭俗的手段，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打破很多女性禁忌，事實上她的很多方式仍建立在天賦金錢上，表現出來的是另一種性感女神，女生崇拜的主要是她對男人的控制力，這是我的看法。

Madonna 用隱性的手段來取得權力，表面上似乎是女人的勝利，若由另一角度來看，這種隱性的權力更突顯女人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因為她無法正面地得到權力，Madonna 必須不斷染她的頭髮，或用衣著來突顯她的胸圍，她必須用迂迴的方式來間接獲得她應得的 attention，我覺得女人仍受到很大的壓力。

八〇年代來有一個重要的潮流就是民謠復興，主要成員都是女性，如 Tracy Chapman、Michelle

Shocked、Eddie Brickett……等，若把民族、草根性音樂也納進來就有更多這種女歌手。追尋女性自我，探討人與自然及土地的關係，成為這個民謠復興運動中的幾個重要脈絡。我想這個運動之所以多是女性成員，是因為有女性主義和婦運作其背景，而男人就比較可憐，他就只能做被動的回應，去適應新的女人，但我們都沒看到有什麼運動要求男人追尋男性自我，或角色扮演的改變，也沒有新男性主義的產生。在搖滾創作中，女性對內心世界的探討或對外在環境的關心，都有突飛猛進的進步，而男性則著迷於技巧的突破，或仍停留在男性沙文主義神話的範疇裏，這其實不完全是他的錯，因為他沒有強有力的運動，使他能有所歸屬而不必很羞愧。

八〇年代有一些男性歌手主唱，例如 The Swifus 的主唱 Morrissey、Prince 這樣的歌手，在作品中稍微流露出比較中性的氣質，或比較屬於女性氣質的時候，他就很容易被嘲笑，例如 Morrissey 就很快被人歸類是同性戀歌手，別人會說他會寫出這樣的歌，情有可原，因為他是同性戀；沒有人會去注意不是一個男人在本性裏也應該有女性的氣質，



假如他沒有被社會化污染得太厲害的話。Prince 曾寫了一條非常特殊、

備受注意的歌曲，這條歌裏說我真希望是你的女朋友，因為如果我是你的女朋友的話，我就不需要再扮演我原來既有的角色，我相信你能把我當成你真正的朋友，你很多事情就會讓我

知道，我就會比較容易進入到你的精神世界裏。像這樣的歌同在搖滾創作的範疇中是非常少見的，當有這樣一首歌出現時，人家就會認為 Prince

本來就是一個神經病，一個色情狂，不會有人認真看待。所以在音樂的圈子裏，我們比較少看到屬於男性自覺方面的作品，那也就是為什麼他們在民謠復興運動中的地位那麼不明顯，

這些只是我比較細微的觀察所得來的。

我想接下來介紹一位女歌手 Phranc，她是美國人，在英國非常紅。大抵來講，奇怪的歌手在英國、歐洲成名的機會比較大，因為歐洲人對音樂的包容性比較強。這個女歌手大概是第一個在作品中聲明她是女同性戀的人，她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單曲 I Enjoy Being A Girl，她是用一些反諷的角度談女生多麼喜歡作為一個女人，可以作梳頭髮、燙頭髮這一類的事，所以 How I Enjoy Being A Girl，我想介紹她的另一首歌 Take Off Your Swastika，這首歌有意思的地方是她第一次把作為猶太人和作為

走出本土婦運之路

婦運團體美西歸來心得

主婦聯盟

今年八月婦女團體美西之行收穫頗豐，本文為整個活動的綜合報導，本刊將陸續刊登各參與團體的心得及啟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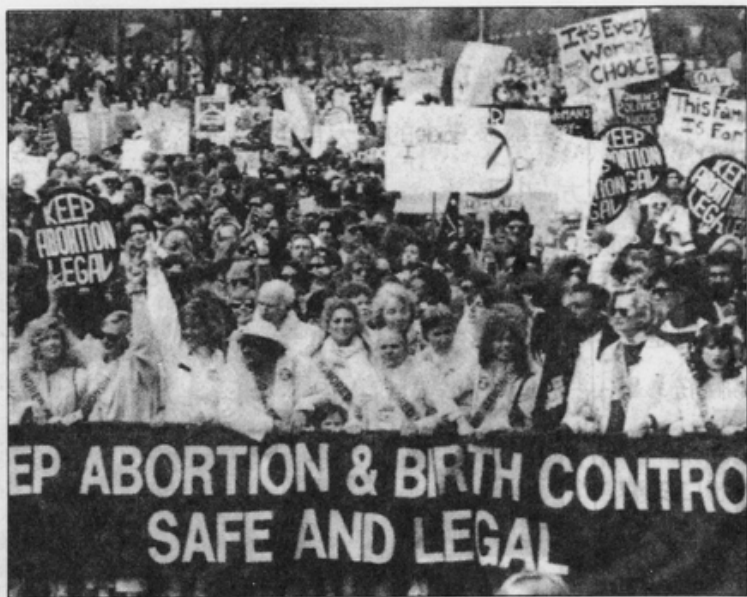
由婦女新知和泛太平洋文化交流會共同策劃，亞洲協會協辦的「婦女美西教育進修團」，其十四天的行程，依參加社團的性質，分別安排了有關

婦女與政治、法律、職業生涯、安全、健康、環保等各方面相關社團或個人，進行經驗分享的活動。這對囊括國內新興婦女團體的老、中、青婦女



工作者而言，是難得的學習機會。畢竟擁有一四二年歷史的美國婦運，它豐富的歷程是正值起步階段的我們，所極欲借鏡的。

時間的緊湊和語言的侷限，每次的討論活動總是在意猶未盡下散會。所以，能夠了解的往往只是片面的印象而已。不過由於參加的社團成員大部份係已有經驗的社工，所以提出的問題，常能使對方暢談出重要的心得，



為避免政府推翻准許合法墮胎的裁定，去年美國數十萬男女在華盛頓舉行示威遊行。

因此彌補了些許缺憾。

NOW組織嚴謹，動員力強

除上期筆者印象深刻的環球婦女基金和灣區職業婦女聯盟外，對於美國婦女社團在組織、人才開發、募款和工作方式上，也有些許感想。在組織方面像 **NOW**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這個全國性的婦女聯盟，由於組織型態嚴謹，動員力強，成為政府的極大壓力。她們曾在華盛頓於去年四月舉行六〇萬人的大遊行，促使墮胎合法化進入立法階段，雖然目前仍在持續努力中，但她們將之視為 **NOW** 的重要成就之一。

NOW 的組織層級分明，有國家級、州級、地方級三種組織結構。國家級仍致力於全國性的立法、監督工作；州級的針對各州法案對婦女的保障，地方級的組織則關心地方問題。光是加州就有五十個地方分會，可見其組織之龐大。除大城市有充裕的經費，可以多僱用專職人員外，一般均為義務職居多。她們強調層級分明的理由是在於事權分工的方便，設若有地方問題係相關於婦女普遍性的話，她們就動員組織力量，將之提昇至國家政策的決策層議次，以促使政府在決策時能納入解決。

鼓勵婦女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在人才開發方面，除了各婦女社團積極的培養幹部，造就領導人才，以增強社會影響力外，對於如何提高婦女工作能力、專業能力成為社會主流，這種類似生涯規劃的機構也為數不少。這些由熱心婦女主持的機構，提供二度就業婦女重返社會的再學習機會。並協助想要轉業的婦女，由專業婦女人才的協助，順利轉進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多元而豐富的婦女資源網絡，使得婦女在美國社會的地位日益提昇，日形重要。

積極的參與公共事務，不論是政治、教育、法律、婦女福利，是美國婦女社團和專家、學者、教師們共同一致的工作目標。如美國婦女選舉聯盟 (League of Women Voters) 就是以婦女投票權為主要宗旨。在每年選前，該組織動員各地會員收集候選人資料，並在報上分析選情和候選人的關心議題，做為選民的參考。對於少數民族和不愛投票的公民，該聯盟的成員積極的遊說他們，並提供投票登記的資料，以鼓勵大家重視自己一票，投給關心人民福祉的候選人。能夠使托兒問題成為總統大選時，公開表態的話題，並舉辦總統大選的



電視公開辯論，此組織功不可沒。

至於龐大的社團靠何財源以維生？這是國內婦女社團相當關心的問題。

大致可分為政府和社會兩方面。來自各地政府的預算補助，多數是婦女福利性質的社團。換言之，地方政府只需提供場地（有的沒有），經費就可以擁有一群熱心義務的志願工作者，為婦女服務，解決了政府社會福利工作的不足，同時使人與人之間因關懷、因參與而溫暖有愛。為婦女爭取權益性質的婦女社團，其經費大多是來

自個人捐款居多。可貴的是她們的成員，人人以募款為己任，在募款過程中其實很多觀念就因此而傳播出去。

如綠色和平組織就採取挨家挨戶，說明理念和募款的方式，一年募得上百萬美元以從事環境保護的工作。

反觀國內社團，雖才不過短短數年的歷史。綜觀其工作的拓展或組織架構，也令彼岸的婦女朋友稱讚不已。兩岸的社會最大的不同是：民族性的差異；他們重社會組織，而我們比較重親族組織。二教育的差異：他們在

教育歷程提供學生合作的機會，我們較正視個人成績。三價值觀的差異：他們重視群體利益來保障個人，而我們為個人利益徵逐不已。

從事社會改革的工作，原本就非易事。美國令人稱羨的差異是我們推動工作時，可為參考的依據。如何取捨別人的經驗，造福自己的社會，恐怕就要靠國人集體發揮智慧，合作思考出本土可行之路吧！（轉載自國語日報）

姐妹營之後校園女生的發展

本刊編輯部

東海XY社正式成立，說服男生有妙方

要談姐妹營之後返校的這段日子，對我而言並不容易，因為她像一把打開心鎖的鑰匙，使我再次覺醒，並幫助我面對困難和重新生活。這段路程歷程是複雜而充滿喜悅的。

我是一個容易感情用事的人，當我

清楚的意識到性別差異和宰制關係，並決定開始反擊時，我變得容易生氣，日常生活中如男性談黃色笑話，談

選美小姐的好身材，談事情時「請」女性去倒茶、洗杯子……等，都會激怒我，甚至去責罵他們。很可笑吧！但我當時的確很認真的這麼作，並且認為「造反有理」。只是我「革命」的很辛苦，不僅讓男性覺得莫名其妙，無理取鬧，連女性也不認為這麼作

是為她們好（有段時間對她們很不諒解）。

姐妹營給了我時間和空間去思考這個問題，我的表達方式不對，反而讓別人認為我不夠冷靜理智，也忽略了我們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和理念，甚致不願和我談；我的思考方式也錯了，這個社會依然如此，並沒有因為我的自覺而改變，要改變它，不是再去施加壓力或攻擊，而是去說服，去「推銷



「這份理念，讓更多人自覺到這種壓迫關係。正所謂『欲速則不達』，以往的方式讓我覺得孤單和挫折感，但現在，對『女權主義』有重新的認識和詮釋的方法，這算是再次的覺醒和重生吧！」

除了心智上的改變，行動上也作了調整，在東海將會有一個「X·Y社」，是以探討兩性關係的方法來包裝女權主義的內容。以討論現代的兩性「緊張關係」為切入點，比如女性的安全問題，是一種社會潛在的危機，而這樣的危險是純因「性別」的差異而存在的，男女相處，存在一種既是合諧又是危險的緊張關係。透過去詮釋其背後的社會機制，進而去陳述女性的觀點。其實我不必如過去一般將女權放在嘴上，甚至可以不提，就可以達到效果，並且容易為人所接受，也許這不是最好的方法，但至少比以前的好。在姐妹營也發現，有好多姐妹也曾受過挫折，和她們交換心得並吸取經驗，讓我知道我並不孤獨，相反的，我的「靠山」十分穩固。

「X·Y社」剛成立，在校內已有些許迴響，讓我好興奮，雖然有行政上的困難和一些異樣的眼光，但是，我不在乎，因為我清楚的知道，這份理念有這麼多人共同努力著，而我將

成爲其中的一份子，這無形的力量聯繫著我們每一個人，也是我們能繼續走下去的最大支柱和保證。（張芳玲）

輔大女生多，將展開 女性週

輔大台研社女研組這學期正式成立了，在這裏有一群女生和男生，爲了打破在父權體制下兩性的不平等關係，正企圖在校內開始「煽風點火」。

其實兩性問題在輔大的異議性社團中頗受重視，在未成立女研組之前，台研社在七十八年度下學期，即曾針對婦女的歷史位置這個議題辦過校內演講，也多次舉辦社內討論，而真正促使女研組成立的原因有二：其一爲輔大女生居多，若有一女性組織成立，資源必不匱乏，且具有寬廣的發展空間。其二則爲今年暑假台研社的女成員參與了婦女新知主辦的姐妹營，有感於組織女性以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環境之必要，於是女研組這群想不開的女生開始真正地著手進行籌組事宜。

女研組成立之前，曾有一位男性社員亦表達其對社會男女刻板角色的憤怒，他慨然陳述爲何男生不可以哭？爲何男生就必須被訓練成「外表」堅

強？他誠心地表示男性解放必須透過女性解放才能完成。對於女研組的成立，這位男社員除樂觀其成，更有意積極鼓吹。所以女研組並不排斥男性加入，希望透過兩性誠心的對話，徹底反思這個兩性不平等的社會，並進而改變它。

這學期，台研女研小組，將每隔一週於社內開辦定期的女性專題討論會，內容包括女性與大眾文化，女性與空間，以及探討婦運的歷史，除此之外，將與草原文學社合辦爲期一週的「女性週」，在這個活動中，台研將負責舉辦演講及座談，草原則負責有關女性電影的播放。另一方面，輔大新聞社近期也將從事女性專題報導，希望藉著各方面的推波助瀾，能夠初步喚醒輔大校園內兩性平等的自覺意識。（楊智華等人）

北醫文化女研組，爲 醫學院注入清流

蟄伏一個暑假之後，文化社的女研組又重新整裝出發，由於其中幾位組員在暑假曾接受「姊妹營」的洗禮，使得原本沈寂的女研組又活絡起來，開始爲推展校園女性意識而努力，讓一向以男性中心的醫學院注入一股屬

於大學女生的清流。

由於醫學院的功課十分繁重，因此大家都不大有時間完全投入社團活動。不影響功課又能推展社務的情況下，女研組定出了一個固定聚會的時間，在每星期二日中午組員帶著自己的午餐在文化社社窩聚餐，利用中午的空檔，交換彼此的心得或生活經驗，或是討論女研組所籌辦的活動，實施數次以來，組員反應良好。

在這學期初新生入學的招生期間，女研組推出了「女性週」的電影討論會活動，預計放映兩場電影，分別是「油麻菜籽」和「控訴」。和一般電影欣賞不同的是，我們請到了本校教授「人文概論」和「紅學」的葉思芬老師來解析「油麻菜籽」。在放映完「控訴」之後我們也將舉行討論會，女研組特別收集了相關資料提供同學參考。不過這次活動由於場地的限制只有三十個名額，是美中不足之處。

在北醫這個男女比例逐漸拉近却又仍是男性主導的生態環境，要推展「女研」的工作有實際的困難却又有豐富的潛力。目前最重要是先站穩女研組的腳步，我們希望能定期舉辦電影討論會或讀書會，藉著這些活動喚起北醫女生的自覺意識，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為校園兩性平等的推動而努

力。(黃素慧)

娘娘腔加速體健，清大女研熱情有勁

近日清大女研社已上軌道，在此大略整理了做社本學期活動概要，算是與他校姐妹資訊交流。活動概要如下：

(一) 娘娘腔讀書小組：

採先談經驗、後談理論，鬆緊夾雜方式，每週由不同人負責報告不同的主題，並間雜邀請校外人士帶讀書會。十二次的主题分別如下：從家庭關係看兩性角色，我們的身體、從色情海報看文化的建構及解構、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女性生活空間（分別邀請女社長、女校隊隊長、各系級班花、研究所女生、畢業校友、理工女生、人社院女生……等與會），女性雜誌與大眾文化、八〇年代女詩人的文學表現、女性藝術、語言與兩性文化、女性主義及台灣婦運經驗、女性勞工、男性解放。

(二) 速體健小組：

動機及期望：以有反省性的休閒娛樂活動培養女性獨立自主的能力。本組活動共分六項：

① 野外紮營、無具野炊、培養野外

求生技巧：郊遊時女性不再只是洗洗碗，而能直接參與勞動，獲得工作成就感，與男性互助合作。

② 操作帆船、風浪板、手划船：海上乘風破浪之經驗不再是男性專有。

③ 攝影：從今以後，女性不再只是鏡頭前擺首弄姿、被觀看的客體，而是一個可主動捕捉感覺的攝影者。

④ 機車教騎（分輕型、重型二部分）：掌握交通工具才有能力了解環境，打破「心理纏足」的禁忌。

⑤ 機車修護及保養：讓女性有自助旅遊的能力，機車出毛病不再慌張。

⑥ 簡易家庭配電：讓女性對機械不再懼怕，能從事簡單的家電修護。

六項活動作完後，將有期末成果檢驗，亦即機車郊遊大露營，公開徵求新男性同遊，共享新的兩性合作經驗。

(三) 脫窗影像小組：

① 女性電影展放映十電影討論會：影片包括「我們之間」、「去聽美人魚歌唱」、「露西亞」、「情比姐妹深」、「颶風俱樂部」。

② 籌拍電影：關於清華女生的故事。

③ 辦演講：將邀齊隆千談「女性電影、愛情觀」。

④ 混混組：不定期在社窩聊天打屁

，並隨與之所至演出「行動劇」。例如：一起穿著美麗的裙裝出現、記錄周圍男生反應、或遲歸女生宿舍翻牆而過……。該組目前成員不多，計有豬小妹、奧莉薇、矮肥短、恰查某、小女人、環球小姐……等人，歡迎他校姐妹們支援演出。（吳玲珠）

喚起宿舍女生自覺， 台大小紅帽活躍校園

台大小紅帽在上學期末的校園安全漫步及聯署活動後，沈寂了一個暑假

；將在這學期舉辦宿舍電影欣賞等活動，希望藉由這個活動，提高住宿女生的社區意識，和對於女生身體自主權、女生幫助女生的意識。

這項電影欣賞的活動，是由小紅帽和台大女生第一、第二宿舍生活自治會合辦，自九月份起，已放過的電影有：情比姐妹深、危險女人香、控訴、芳心之罪；在每次看完電影後，進行一些小型的討論。這些電影中，有討論性騷擾、強暴的問題，也有討論女人幫助女人、姐妹情誼等，在宿舍中頗受歡迎。但女同學由於不習慣公

開討論、發言，在電影後的討論時間多半比較害羞，怯於開口，而藉由意見回條或私下的討論，給我們一些相當不錯的建議。

由於宿舍生活自治會的工作繁重，因此，這項合辦的電影欣賞活動，接下來如何進行以及一些新構想（女生宿舍社區報紙，宿舍社區聯合活動），都還在討論中；希望藉由這樣的互相討論和合作，使得女生有更多多姿的宿舍生活，同時增加女生之間互相幫助，分享共同經驗的機會。（古明君）

給南部姐妹的

一封信

陶月梅

編按：陶月梅曾來參加新知八月在高雄辦的兩性平等研習營，她有心在高雄地區成立女性成長團體，歡迎南部的姐妹與她聯絡。

TEL: (0) 2112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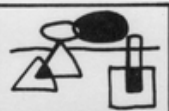
(H) 3121704

親愛的姐妹：妳好

十月十四的聚會，來了安娜和如茵，真的是只有三個臭皮匠。我們與高采烈的東聊西扯，決定了聚會的時間：每星期六下午四時正。地點：高雄市民生一路一之廿二號（我的辦公室）。這星期先談「婦女新知」一〇〇期的社論。十月廿日分享後，請推薦陸續要讀的文章。隔週則看電影。所以，歡迎我們期待往後的週末下午，盼望因為你我熱烈的參與，而使得週末成為豐盛的宴饗。

三個臭皮匠從七點開始，就上天地下無所不談，裡頭有個人的成長經驗，工作的心得，傳統家庭對媳婦的苛求，對配偶長期兩性平權教育的甘苦談，單身的悠哉與環境的壓力，親子的關係……在短短不到二小時的相會裡，沒有冷場，持續的是姐妹間相識的欣喜與無盡的話語。交換知識、互相學習，情誼就在其中開展。來！請加入這一個屬於妳的、正在成形的團體。請妳一同來澆灌，在我們的關懷，照顧下慢慢成長。

月梅 10 / 16



大家來參加茶會

義

年要不要換一種形式呢？向大企業遊說，只要獲得民衆大筆的捐款，也許就夠支持我們一年了。與公關公司合作如何？辦一個大型的、正式的社交會，試試看在新知很少直接接觸的社會、企業階層，公關公司是否可以為新知的形象推銷募款？又大型正式的義演活動如何？只演一場嗎？全省巡迴演出嗎？除了基本支出外，我們能募得多少呢？我們需要投入多少人力呢？

「婦女新知基金會」是一個為婦女爭權益、向社會爭公義的團體，我們不像一些弱勢團體，容易以同情心獲

婦女新知監事吳嘉麗

茶

得捐款，我們目前毫無政治資本（雖然婦女有一半的選票），也難以政治手段獲得捐款；我們常為支持社會正義而吶喊，我們會為婦女所受的公平待遇，為婦女爭取更合理的待遇而向某些企業界抗議。所以「婦女新知」的形象是抗爭性的，雖然我們一向以合理合法的方式進行；男人對我們的印象是要向他們爭權利的，雖然私下也承認，的確有很多不公平，但是要既得利益者放棄一些享受，來體會一個公平、和諧社會的另一一些優點，的確是不容易的。

其他方式的募款，在我們幾度的暗

一個沒有財團支持的非營利基金會，籌款唯賴募款一途。婦女新知基金會自三年前改組成立以來，已舉辦過兩次義賣餐會及茶會。三年來基金會的運作及成長，主要均有賴這兩次募款成果的支持。

今年呢？仍然像以往的形式嗎？表演、義賣、貴賓、茶會？想到過去兩年新知工作同仁及董監事們賣票、募捐藝術品，尋找有潛力的買主……等，無不忙得人仰馬翻，賣盡人情，今

賣



曾惠敏

女人不是不可以哭

▲我國首位女性體育司司長趙麗雲不久前赴大陸參加本屆亞運會，爭取亞運主辦權。結果行前在台北，行中在北京，行後回台北都淚灑會場。中華奧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李慶華，一回台北忙不迭地與她在機場握手言和。

藝術表演給兩性更多思考空間

▲今年秋季表演藝術界的女性出足了

18.) 婦運代表人物之一的施寄青表示，女人不是不可以哭，何況眼淚是女性的表現，不過女性不該以眼淚來解決問題，男性若因女性的眼淚而讓步，也是有辱女性。(聯合報10.

試和衡量，以及今年諸業蕭條情形之下，而暫時擱置。新知的董監事們多數同意還是走我的低成本的小民支持路線比較可靠，雖然辛苦一點，但是應是所有參與支持新知的朋友，早就體會得到的。

三年來，不僅外界對我們的要求越來越多，我們自己也深覺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刻不容緩。雖然經費有限，但是新知的工作人員早已一個人當兩個人用，而有些工作亦實非忙碌的董監事在專業之餘及諸多義工可以全力以赴的，因此三年來新知的人事也在成長。我們估算了一下，這一次新知的理想募款目標為二百萬元，其中希望一半來自票務，一半來自義賣。

首先我們要向兩個支持我們義演單位致最大的敬意與謝意——朱宗慶打



擊樂團及漢霖說唱藝術。相信這合計一小時的演奏與相聲(常憶君、王振全演出)一定會帶給大家視聽心靈上的最大享受。過去兩年藝術品的義賣，喊價並不是很高，有人說，這些作品在走廊的賣價絕不止於此，你們大概未找到真正的買主……，不管如何，柴松林教授曾經說得好：購買藝術品不僅支持了社會的藝文活動，自己

也得到了藝術的薰陶與享受，更直接的捐助了公益團體，是一件一舉數得的行為，何樂不為呢？今年除了藝術品的義賣外，我們還打算募捐一些大件的實用品義賣，在此我們先向一些已經答應捐贈的個人及團體致深深的謝意，以後我們將另行公佈徵信。同時也讓我們藉此一角呼籲，請大家告訴大家，支持新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貨出貨！

這次十二月八日，週六下午的茶會，除了表演與義賣節目外，我們還非常感謝六位貴賓的慨允出席，他們是柏楊與馬英九先生，張博雅、葉樹嫻、陸蓉芝與王淑英女士。您或者早已久聞他們大名，或者尚不瞭解他們的傑出表現，歡迎您一起來參加茶會，讓我們一同來分享這段美好的時光！



風頭，多年來累積下來的女性資產，終於開花結果，十月份推出的3部作品，分別為表演工作坊由丁乃竺編劇的「來，我們一起來跳舞」，陳玉慧的「祝你幸福」及陶馥蘭編舞並演出的「生日快樂」。

這3部作品赤裸裸地呈現了女性在傳統角色中的壓抑、挫折與焦慮，並對現存的父權體制提出強烈的批判與質疑，將帶給兩性更多反省的空間。（台灣立報10.20）

刑求雛妓不人道， 新知要求筆錄換女警

▲一位大學研究人員向婦女新知申訴指出，台北市少年隊第五組涉嫌對3名原住民雛妓以脫衣電擊的方式，逼她們作不實供述。但少年隊第五組組長毛家華及遭指控的王姓組員都矢口否認，並強調這可能是她們要為涉嫌人口販賣的父母脫罪。這位研究員指出，這幾位少女表示，警方在做筆錄時態度惡劣，並強迫她們脫去全身衣褲，遭電擊的部位包括乳頭、腰部、大腿及胸間。婦女新知建議，未來在詢問類似的雛妓或性犯罪案件時，應由女警擔任筆錄工作，偵訊過程並應有律師

等公正的第三人在場，以保障當事者權益，並避免各說各話的現象。（中晚10.24）

▲衛生署表示，繼五年前為控制人口增長而推動的「家庭計畫」已告段落，成效卓著；第二階段家庭計畫的目標，將定位在提升生育品質，加強家庭教育，建立老人照顧體系上。（聯合報、10、16）

▲據「文匯報」報導，隨著社會迅速變化，對外開放，大陸傳統的性觀念發生了極大改變，未婚先孕、未婚同居屢見不鮮，賣淫、嫖妓等行业也在各地興起，性病蔓延和愛滋病感染速度驚人。（中時、10.15）

▲女畫家嚴明惠將女體與水果聯結，色彩鮮豔且批判性強烈的靜物展，10.19日、11.11日在輝煌時代藝術公司展出，地址為北市敦化南路三八五號六〇一室。

▲「民法親屬篇修正委員會」廿日召開第一次會議，針對離婚和夫妻財產制章節中，對女性權利不平等的對待，提出許多修正。此委員會由晚晴協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和台北市律師分會婦女問題研究委員會共同成立。（民生報10.21）

婦女新知提供您另一種選擇

風格獨特的女性卡片正式推出了！

女性藝術家作品系列(一組12張)



歡迎團體訂購
另有特價優待



女書系列(一組6張)



多民族婦女風情系列
(一組6張)

——世界上唯一的、字形優美的女書——

女攝影工作者簡扶育所捕捉的多民族婦女風情，及12位藝術家（包括洪美玲、郭禎祥、徐秀美、許鳳珍、杜婷婷、李惠芳、嚴明惠、湯瓊生、陳幸婉、董陽孜、侯宜人、陸蓉之）的精心傑作，都將展現在您的面前！

這三組卡片具有賀年、邀請、慰問、感謝等多種用途，張張印刷精美，切合您的需要，6張組特價120元，12張組特價240元，機會難得，欲購從速。

請利用郵政劃撥11713774婦女新知基金會帳戶購買